

暴日侵華之外自供錄

第 八 冊

日本太晤時通信社發行

國際小叢書通信 第五百五十一編

海軍大佐著作家水野廣德

Times International News

Captain H. Medsuns.

Pamphlet Service.

原名「

日美若戰」

日本檢討會主幹

日本帝國大學工學士 傅无退編譯

暴日與美交戰最後必敗之自白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發行

暴日侵華排外之自供錄第八冊
暴日與美交戰最後必敗之自白

定價大洋壹角五分

編譯者兼日本檢討會

主幹傅无退

所有版權

印刷者 浙江印刷公司
地址 杭州青年路
電話 一二二號

發行所

日本檢討會
上海愛文義路聯珠里十三號
電話 三三六二二號

譯者引言

是篇譯自日本泰晤士通訊社所刊行之國際時事通訊第五百五十冊。爲作者在經濟俱樂部演講之詞。附有該通訊社編輯者序文一篇。作者爲一退伍老軍人，嘗著「日美興亡之一戰」一書，因立論與當局私旨不同，禁不發行。

本篇撇開東三省事件不談，對日俄戰爭亦不願與論。列日美戰爭同時併談，蓋作者以爲日本單獨與美國作戰，已不能斷定誰死誰活。遑論日對美俄同時並戰乎？

其對美作戰不能保其必勝之故，在作者以爲日本國力瞠乎不及美國遠甚，而新時代之戰爭又全視國力如何以斷最後之勝負。日本兵力戰在作者則認爲渺然不作恃。

筆者之所謂國力僅舉拿翁所感覺，缺少之一物，即金圓而言。若以吾人解

釋國力則除金圓外，尙有下列若干種，而作者隱而不言。豈爲唯物論之信仰者歟！據吾人所知：一國國力，除金圓外，第一須測量一國國民忍耐力。此關國民性，及其素養，而日本何如？作者亦知日本利於速戰，且利於結束甚速之戰，此爲日本氣魄狹隘，酒精氣質十足之故。即使金圓充足，恐亦難以久持。第二須測死亡率。能受力，以歐洲大戰爲例，吾不知日本軍閥預備白白拋棄多少性命。日本全國民總額除朝鮮、台灣等久受橫壓之人民不願供其犧牲者外，其大和民族本族中能有多少人口配得上大戰時之犧牲？此時在東北雖可運用一小部分之以漢攻漢政策，以減少本國人民之死亡，而決不能運用以美攻美政策，以求減少日美戰爭時日本人民兵士之死亡率。第三國民道德力，歷史上固然不乏野蠻人突殲文明人之先例，但此非野蠻人種之道德能力之濃厚實緣所謂文明人種內部之腐敗，此外對敵之勝負必決於名義之正當否，戰爭行爲之合理否，國民性質之優良否？

以日本與美國較，且以侵略中國故而引起日美戰爭論，則名不正者莫日本。若戰事不合理，莫日本。若奸詐、橫暴莫日本。若在此諸點，日本行動無異猛獸之狂噬奔逐，而美國則居於以人格獸之地位。勝敗何待蓍卜？故吾人對於國力戰之說，不能不代作者有此補充也。

此文印行後，引起彼國軍人不少之警覺。但一意孤行之迷夢，决不能因此一文而打破。故該國軍閥，連其思想統制全國之經濟，以供國命之孤注，一擲終覺不能滿意。於是又用某博士之頭銜，揚言北滿金礦可得二百五十萬萬之說，以欺蒙其可憐而幼稚之良好人民。一若彼輩有操必勝之權，既勝之後，則東三省寶藏可以任意掠奪，以補償戰時之喪失。而不知縱使北滿確有二百五十萬萬元之藏金，於戰時之經費，究有多少補助？即使舉全世界之金銀鑛，將來得任日本開採，其於戰時日本將用何術以運用之哉？迷夢迷夢，從此迷夢中詳見日軍人之貪黷心。

譯者引言

四

露無遺矣。理狂妄心理自欺欺人心理總之反普通道德標準之雜亂心理無不於此等處流

原編者序言

近來關於日美戰爭乃至兩國軍備之事有刊引著書者，有公開講演而發表其演辭於新聞雜誌之中者，風起雲湧，可謂盛極一時。惟通觀全體，除去不入主觀，僅將有關材料搜集捕綴成書者之外，一般以所謂日美戰爭說爲討論主題之刊物，篇章雖繁，我人已覺其落於常套矣。

亦有不爲人云亦云，能貢其獨得之見者，則有如清澤冽氏所著「美國不與日本作戰」與水野廣德氏所著「日美興亡之一戰」。此二氏，一爲新聞記者，一爲軍人，而皆能在自由主義立場發表其意見，其辭自然不同。凡響水野氏之刊物，曾被一度禁止發行，後經刪削，始得出版云。

據水野氏之意見，以爲從各方面觀察結果，美國縱未必有與日本作戰之積極用心，但不能據以斷定日本之不與美國作戰云。假使日本對於美國始終不肯

出於妥協之途而步步逼進，則日美戰爭亦似有可能性。又觀於現代戰爭之勝負終局所在，一曰金元，二曰金元，三曰金元，則僅在人力與物力方面占有優勢者仍恐不得不屈服於經濟力之下耳。云云。

昔賢云：「盜亦有道。」今之僅從單方面利害着想之正義論，其所謂正義者，正與強盜口中之所謂道者相等。主張之者縱認為如何合理，但恨不能通行於世界耳！昔日之德意志何以孤立於世界乎？又何以乘累勝之勢而仍不得不屈服於最後乎？此又水野氏所反覆陳說，要我人加以再三考慮者也！

不論爲水野廣德氏在東洋經濟新報社經濟俱樂部會中講演之詞，本社荷同俱樂部之好意得以刊行紹介於會員諸君之前，此本社所引爲欣幸者也！

日美若戰

水野廣德原著
日本檢討會譯

鄙人即方由主席紹介之水野氏。本日辱承寵召，不棄鄙陋，又荷諸君子盛會，甚覺光榮，感謝之至！鄙人出身兵隊，對於與日美問題大有關係之政治外交本來全然門外，毫無智識，今日在座諸君子又為經濟界
聖名，則對於與日美問題最有深切關係之經濟問題鄙人正應躬身受教，更何敢於此妄有所論。今在斯席發言，乃可謂僭越之至矣！鄙人自退出軍役亦已經十餘年，故對於最近之軍事問題知識亦殊有限。要之，甚覺在此席上殊無可以貢獻之處。講演之任何敢克當，不過應命而來，共諸君子一席談話而已。有辱清聽，謹佈歉忱！

日美戰爭有之乎抑無之乎

本日之講題為「日美若戰？」蓋日美戰爭論大可謂現時代之寵兒，又可謂流行物，銷路之廣大有已經入於日美戰爭時代之觀矣。據某出版業者之語，今日出版界上苟為關於戰爭之刊物，尤其為關於日美戰爭之刊物，即無論其內容如何淺薄，三五千冊之銷數必可望其不脛而走，反之，苟為戰爭以外之刊物，

即無論如何優美，銷數難及二千冊云。

由此出版界上之趨勢，已可大略推知日本國民之深心正在如何關心於日美之戰爭問題矣。余無投機斂錢之意，然亦曾爲某書店所強請而寫成一篇欺謬孺子之物，即今日貢於諸君子之前，所謂「興亡」之一戰」之小冊子也。當爲此書題名之際，爲供參考之故，曾托坊間調查最近出版之刊物，其調查遍及於滿洲事變以來關於日美、日俄、日本與英美，一切以日本爲中心之戰爭論。草草調查結果得知，關於日美戰爭之刊物已有五十餘種。若再加詳細調查，恐猶不止此數。又查此等刊物內容，自不乏由精心結構而成者，但亦有絕無軍事智識者，流祇憑剪裁糊綴新聞雜誌中之記載而成者。據坊間之語，祇須在著者姓氏之上，綴以海軍中佐、陸軍少佐、一流之頭銜，出書之日，即不患不得相當之銷路云。又查此等刊物性質，大部分不外對於日美戰爭或爲鼓吹作用，或爲煽動作用，或舒其讚美謳歌之意。至若余之刊物，則稍異其趣，蓋本爲否定日美戰爭而始執筆也。

不知讀之者之感想爲如何，向我書竟不幸觸犯當局，忌諱而被禁止發賣矣。余方爲此懊喪不已，出版業者又爲營業政策上凡被禁止發賣之物，翻易銷售，故來力請改訂刊行。結果乃將人之所惡者全部刪去，而冠以「日美興亡之一戰」之名而刊行焉。書名必冠以日美字樣者，亦爲曲從出版業者之請，所歎然者，

前書中凡爲當局之所深惡之處，恰爲鄙人所最欲發表之處，今以此等處割愛削去，乃成爲僅存皮相之物。夫鰻魚與泥鰌雖同爲無骨之物，不妨濛混發售，若失魂落魄去骨之著作，物安得便原著者安於其心乎？余非有爲此刊物作廣告之意，但今日所欲言者亦皆在此刊物之中，故請持歸一經對照，即可明瞭當局之所忌諱者，在於何等處所，而對於有志執筆作此問題之評論者，或更可供幾分參考之用乎？

「日美戰爭」一語起來已久，自爲諸君子之所深悉。蓋當日俄戰後不久，美屬加洲地方突起排日運動，日美戰爭方成問題，而漸次傳於人口。迨明治末葉大正初年之間，則不僅日本騷然，乃至世界輿論僉謂日美戰爭已無可避。事雖可哂，然而變成爲一般評壇上之題材矣。乃歐戰適於此時開始，日美兩國同爲戰事之後方留守，又皆急於吸收世界金融，日美戰爭之呼聲方呈一時衰歇之象。迨歐戰告終，又見此說之拾頭復起。至於今日則已如上面所述，可由出版界上狀況而知其梗概矣。

日美戰爭之思潮雖有甚久之歷史，今後日美之間究竟如何實爲極大之疑問。蓋自某方面看來，戰爭大似可有，自他一方面看來又似應無之也。余在謳歌讚美，煽動鼓吹日美戰爭之許多刊物之中，覓得我友清澤所著「美國不與日本開戰」之一書焉，據其所論，列余與之非常共鳴，且多同感之點，此外若更就軍事立場，尤其在海軍立場觀之，則如亞美利加之海軍現狀而謂其對於日本將有積極作戰之企圖，我縱不

敢以强有力之詞氣斷言其必無然而可信其「大約無之」矣。猶憶以前有關根氏等皆曾談及亞美利加之海軍實狀，余擬在本論後段亦將略有所述。要之，余認亞美利加之海軍現狀殊無對日積極作戰之力量也。

但此爲「亞美利加不與日本作戰」之觀察而不能與「日本不向亞美利加作戰」併爲一談。余信「日本不向亞美利加作戰」之一語正未易言也。在今日之日本，主張日美戰爭論者既大有其人在有力之軍人團體中間更不乏以「戰美正在今日不可不乘此日與美一戰」之語公然向國民肆其簧鼓者矣。夫如是而欲求日本不向亞美利加作戰，其可得乎？而且今日兩國國民間之感情既已非常激化，隔離甚遠，日本國內又多幼稚病的愛國者，則隨時遭遇動機，戰爭即難免一觸而即爆發。試觀歐戰之動機非以塞爾維亞一青年之短銃爲導火線而爆發者乎？然當其未戰以前，歐洲之國際間實久已爲戰爭之氣運所籠罩，蘊釀之局匪伊旦夕。若照今日之日美關係而觀，姑不論亞美利加一方面之態度何若，單看日本之戰爭氣勢，如是之盛，使我人對於日美前途，遑能釋其憂慮之念？殊恐其隨處可爲突發的動機而即引起日美之戰爭也。

尤其是滿洲問題勃發以來，亞美利加之聲明與日本之方針全然相反，兩方正處於正面衝突之狀態。

之下，則以後因國際聯盟之引動，如何正不知將起如何之變化，從而以日本所處困難之立場為觀點，愈使我人不易肯定日本之不向亞美利加作戰矣。要之，假使日美兩國果有從事戰爭之一日，則其主動者必為日本，此余之所深信者也。

更有一事，雖似題外之事，亦可一述。近有友人為國際間之公務，將有日內瓦之行，臨行與齋藤首相有照例之酬酢，首相告之曰：「此回之滿洲問題到底不易從議論覓得解決，所以日本祇有到處以誠意與熱忱行之耳。」果然齋藤首相不失為首相，亦持有一種見識，令人欽佩，然照其所統率之政府人員及其對於滿洲問題所表示之態度而觀，則使人覺其依然頗倒於議論之中，而有徒然引起世界反感之憾。

如其在國際聯盟能得圓滿之解決固甚佳，但以十三對一之國際反對票再三表現於我人之前，則不第日美戰爭為可慮，且使我人時時感到日本將動輒不得不以世界為對手而與亡之戰作矣。關於滿洲問題，我所欲言者正多，祇為拙著中凡關係滿洲事件所書者最觸當局者之忌諱，而不得不以刪去，則在此處亦一樣不便詳說，請以後讀我拙著者自去推揣之耳。

一、德意志何以為世界之敵乎

由滿洲問題使人聯想及於歐戰以前之德意志。

德意志在歐戰中所以成爲世界之敵者，表面上雖似因戰時侵犯比利時中立，破壞國際條約而起，但據我人所觀察似尙非完全爲此，其遠因蓋猶在開戰之前年，爲有名之國際問題所謂摩洛哥事件者，德意志大發揮其軍國主義，一意孤行專橫不可一世之故也。

如以德意志往事爲鑒，則日本今日縱不因滿洲問題卽與世界爲敵而起戰爭，然今後隨處可以遭遇動機，一觸而發，卽將與任何一國不得不戰。一至此際，日本之立場不將陷於非常之困境乎？余甚慮其將與往日之德意志陷於同一之困境，或且陷於更不如之困境中也。

對於今日之滿洲問題，如其不顧世界之惶惑，而一意孤行，因勢特力，據余所見，一時雖有所獲，實遺後日無窮之患。如以鄙野之詞爲喻，國際之反感有如人體所染之梅毒，初染之時雖無所覺，然一遇機會，卽將隨時勃發。例如日本人之數責美國罪惡動輒提出巴拿馬共和國之獨立問題以爲藉口，可見國際上所謂正義云者，雖無成文之法律爲其界說，但在十目所視之下，其認爲正義者，卽爲正義矣。若夫一人專利特許之所謂正義者，豈非與「盜亦有道」之所謂道者一類，出於強盜口中之正義，安得通行於社會耶？

茲且置瑣談不論，如前所述亞美利加雖無與日本從事戰爭之意，但若日本故意侵害其利益，或非常

毀損其體面時，亞美利加爲保持其大國之榮譽，亦將不能容忍不較。於是拔劍而起，對日開始戰鬥，亦爲可有之事。當此萬一之時，日美戰爭將如何進行乎？又將如何結束乎？以後擬務從簡略一貢鄙陋之所見。此亦略載於拙著「與亡之二戰」之中，可以一對照之。

一、兵力戰與國力戰

昔日之戰爭爲兵力戰或軍備戰，要可視為常備兵力之戰爭。現代之戰爭爲國民全體，即舉國之力參戰，即所謂國力之戰爭。兩者截然不同之點在今日已爲一般人所認識，而成爲國民之常識矣。以往事爲例，如日清、日俄之戰皆爲兵力戰，即軍隊之戰爭，故軍隊之勝負即爲國家之勝負。又如歐羅巴之戰爭爲國力戰，故縱在軍隊之戰爭獲得勝利，而有不能免於國力戰之敗衄者矣。

在歐戰中之德意志確在軍隊之戰爭方面獲到勝利，但終於敗於國力之戰爭，此我人所知也。世界評論者乃有謂「^於勝 Battle 而^敗於 War」者。余謂 Battle 可謂兵力戰爭之釋義，而 War 可謂國力戰爭之釋義也。

日本在日清、日俄之戰，海陸皆累戰累勝，結局獲得非常之大勝，故可謂大有勝於 Battle 之經驗矣。

從而今後亦將勝於同樣性質之戰爭，此我人所可以信之者也。然而尙未有舉國之力以事戰爭，即從事於所謂 War 者之經驗。再以就近取譬，單用兵力之戰爭有如僅用腕力之相角。在僅用腕力相角時，凡有堅強之腕如鍛冶業者，即可不問其爲跛者或蹇者皆有獲勝之望。今日之國力戰則非如僅用腕力之相角，而爲土俵上運用全個身體之相撲。苟欲勝於相撲，決非單恃兩腕之力所能成功，必須其足其胸乃至其頭身體上各部無一不堅强有力，無一不可爲相當之運用。如謂日本以前曾歷勝於腕力之相角，將遽以推定今後亦必能勝於土俵上之身體相撲，此則余期期以爲不可，概輕易斷言者也。

然而日本國民不乏持有單簡之信念，以爲前此既會歷勝於腕力之相角，則今後在土俵上之相撲亦必能獲到同樣之勝利。此爲余所誠惶誠恐視爲日本莫大之險象也。

昔日之兵力戰一變而爲今日之國力戰之理由自有種種。茲從軍事上觀之，一爲物質文明之進步使各國交通運輸機關日益發達，凡昔日所散在四方不能調集之物質在今日由交通輸送之力皆已集中於工業地帶；一爲工業之進步使通國所有之物資集中以後，又得適宜改製作爲軍事之用。由交通輸送機關之發達與工業力之發達，以利用國力實爲將戰爭性質擴大之主因。

既成爲國力戰以後，如欲充實國力，博得勝利，第一必爲仁備豐富之物資，第二爲充分整備交通輸送。

機關以調集此等物資；第三爲供作戰鬪用之工業力之發達與進步可以將調集之物資改作軍事化，以利戰鬥。此三者苟不能平均發達，在一朝有事之際決不能充分發揮其國力。茲欲考慮日美間之戰爭，自亦不可不於此十分注意，當非僅僅在大和魂與軍艦數量之點所得安心自滿已。

更舉一例爲徵。當歐洲之中最早沒落者非爲俄羅斯乎？然俄爲世界有數之大國，在當日參戰之國家中物資第一，人口第一，徒爲交通運輸之力尙嫌不足，雖有物資，不能調集，工業力亦較西歐諸國遙劣，以致開戰未久，其遭崩潰亦爲第一。國力戰之弱點所在，可以忽乎？

三、戰爭之解決在於經濟力

國家戰鬪力之基礎在於物質與運輸與工業力，而在此三者之背後更有居發縱之役者則爲財力。關於財力之事，諸君子所知者自比淺識如鄙人者遙多，如再深論，殊覺失禮。尙希涵容，待畢其辭。日本有諺語曰：「腹中空空，要戰不得。」余謂國家無錢，一樣要戰不得。姑以瑣事爲徵可乎？當拿破崙征服歐洲，既即法蘭西皇帝位以後，有侍臣問之曰：「陛下今日既爲歐洲之大皇帝矣，無求不得，無欲不成。不知尙有所不足否乎？」拿破崙答曰：「尙欲征服世界，故欲金圓。」侍臣請問其次，曰：「金圓？」再問其次，曰：「仍欲金圓。」